



《做工的人》作者林立青。

文壇新星林立青 以托爾斯泰之眼為底層發聲

文、圖／陳永朋

「這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，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。」林立青一身黑，垂首側立在一片黑暗之中。這是《做工的人》這本書的封面照，書腰上那句話既冷又利，像一把刀切開沒人願意面對的真相。

工地書寫 受臺灣文壇矚目

採訪當日，往深坑的公車穿過一路溼冷，難以想像前一天還是和風習習的爽朗好天氣。3月陰晴莫測，如同一輩子成長、求學、生活都在深坑小鎮的工頭林立青，誰能料想得到，他會以一本工地書寫，橫空出世成為臺灣文壇最受矚目的新星。作家顧玉玲語帶雙關，形容他是「破牆而

出」。破的不只是那深深圍住營造工地最底層勞動者的鷹架高牆，也破了一般人對典型文藝青年養成路線的貧薄想像。

說他是工頭，其實林立青的工作是俗稱「現場ㄟ」的工地監工，常「逐工地而居」，與工人吃住在一起。初見林立青，就在他深坑老家巷口的咖啡館，他出書後接受過許多媒體與刊物的專訪，地點多選在這種與工人絕緣的「文青場所」，幾個月下來林立青似乎已漸漸適應，舉止不見侷促窘迫。這位讓張大春在廣播節目上盛讚、連擅長刻鏤人物故事的房慧真也甘為之寫序推薦的32歲年輕人，在咖啡館淡鬱燈光下，一張被工地碎石瓦礫洗煉過的黝黑臉龐顯得更成熟，說話時眼睛發著光，似能看透一切。

用說故事的天分 為底層勞動者發聲

林立青很會說故事，好奇他這能力怎麼來的？他說是「對話」。「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怎麼跟不同的人對話。」工地監工，周旋在營造建設公司與泥作、水電、木工等工班之間，又不時要面對公部門的稽查，身段要軟嘴更要巧，他在書中自嘲說：「在這種環境中，練就了無論何時都能鬼話連篇的嘴砲技能。」像有些工人和他們說話不能強硬要求，要用「虧」的好讓他們準時上工；談施工進度，林立青會先拉著業主走一圈工地，讓這些「坐辦公室的」累得人仰馬翻後，談判起來會比較占上風。工地現場打滾 10 餘年，林立青世故圓滑、懂得操控語言去達到目的，但他似乎有著一種溫暖和義憤的性格，讓他選擇用說故事的天分，為無能也無力訴說螻蛄般處境的底層勞動者發聲。



林立青作品《做工的人》。

所以在他的書裡，有重情義的工地八嘎囡（八家將）、技藝高超「焊道又美又細，如同魚鱗般地堆疊」的電銲工、廉價耐操，名字卻只是「背心上數字」的外籍勞工……還有工地大嫂、外配、工地拾荒者和看板人，這些被體制長久漠視壓榨剝削排擠到社會邊緣的臉孔，像被長鏡頭突然拉近到讀者面前，是那樣的痛又那樣的清晰，彷彿一道道劃過臉龐的沉重鼻息。



《做工的人》透過賴小路的影像作品，讓被體制長久漠視的底層臉孔更清晰。

做工的人

賴小路攝影

書香傳情 2017年5月 第151期



結合影像作品讓《做工的人》更具故事張力。

窮孩子上圖書館 愛上托爾斯泰

有篇報導稱林立青為「喝保力達 B 的托爾斯泰」，其實與他的生長環境有關。在房慧真為他寫的推薦序中，林立青自訴：「因為我是窮人，不用花錢又可以吹冷氣的地方就是圖書館，在那裡混久了，自然會找書來讀。在工地枯燥的等待裡，很適合讀那種大部頭的書：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、托爾斯泰的《復活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當然還有杜斯妥也夫斯基。」這些文學作品對現在讀者來說有很大的距離感，何以林立青會一頭栽進這些社會寫實派的讀物中？林立青笑說：「也不是一開始就栽進去啦，眾所皆知，我最愛的其

實是少女漫畫。」他坦言少女漫畫中對於「單一情感的細緻描述」相當吸引他，其次就是金庸的作品。不過林立青以前在東南科技大學念書時，圖書館裡沒漫畫，連當代作家的書也常常缺漏不全，中文的古典文學書籍保存的狀況也很差，反而是那些鮮少被借閱的翻譯經典文學書況最好最齊，「剛讀托爾斯泰的時候，覺得他罵人的力道很強！」林立青立刻愛上這位擅長刻畫貧窮與人性暗黑的俄國大文豪，由於托爾斯泰書中所描摹的世界恰與林立青的社會觀察一致，他曾感慨：「人的性格，真的從 200 年以前到現在都一樣，有義氣的人、傻笨的人、狡猾的人……，讀托爾斯泰讓我覺得，人性是不會變的。」



東南科技大學圖書館，是林立青求學時常去的地方。

有人說，臺灣勞工環境這麼差，是因為「弱弱相殘」，但在林立青的書中卻並非一定如此。學有專精的電焊師傅，願意將畢生絕活傾囊相授給外籍移工，以助其掙脫被壓榨的命運；工地最底層的雜工關照燒燙傷和肢體殘缺的私娼；工人脫下沾滿汗泥的鞋才走進便利商店，不想踩髒地面讓店員清理，只因為「做工的疼惜做工的，那些寫在店門口的待遇讓人看了心疼。」林立青能看到這些，房慧真認為他是「從雨果、從托爾斯泰那裡借來一雙洞澈世情的眼睛。」

從閱讀到書寫 林立青有自己的堅持

關於閱讀，林立青承認這對他的創作有很大影響，「有些經典經過消化，會成為我書寫的一部分。」比如他書中描寫私娼的篇章中，其實悄悄引用了瑪格麗特·尤瑟娜《哈德良回憶錄》的語句，「讚揚羅馬皇帝的文字，用來寫私娼的悲



《做工的人》攝影展。

涼風景，那是完全不同的味道。」林立青還說，讀詩集、散文跟小說，對他有不同的幫助，「詩是最精煉的語言，能讓我的文章結尾有力；讀散文能理解作家的思路脈絡與世界觀；而小說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限制。」問他還有沒有其他推薦的書籍，他說果戈里的《死靈魂》跟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，閱讀胃口一貫「老派」，「我其實也看近代文學，像駱以軍用字精準、詞性翻轉解構技巧高超，很值得我學習，」但林立青話鋒一轉：「我還是喜歡文字簡單、故事性強的。」

文字簡單、故事性強，這也是林立青的寫作原則，他希望用最淺白的敘事方式，讓他的書「工人能讀、國小四年級也看得懂」。就像羅曼·加里的《雨傘默默》，以10歲男孩的口吻與那個年紀所知的有限詞彙，敘述一群被歧視排擠的弱勢邊緣人所組成的生活世界。在臺灣，這些人並不遠，就在城市中、就在隨處可見的建築工地圍籬之內。林立青或許無法改變什麼，但他說：「我會繼續寫。」



鮮少被借閱的翻譯經典文學書況最好最齊，反而讓林立青接觸托爾斯泰的書。